

西欧之行随笔

# 老世界的底蕴 (上)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大鸣

引语：在英国生活了十四年，因出差跑遍了西欧各国。因家庭琐事，太太竟然没去过欧洲大陆。近两年空巢了，陪她补偿一下，去年夏天去过意大利，尝到了自由行的甜头，今年晚春没什么详细安排就开始了西欧之旅。不过，因为她近些年爱上了书法水墨画艺术，旅行所到之地的游览主题就是美术馆。

首站是法国巴黎，然后自驾走走停停地造访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布鲁日、根特和安特卫普，绕道德国的克隆、杜塞尔多夫，再西行至荷兰的港口城市鹿特丹，终止于荷兰的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所到一处，先是简单地浏览一下当地市区，然后就钻进了美术馆或博物馆，近距离欣赏那些只在书中见过的名画。看那油画笔落在帆布上的色彩质感，仿佛见到了大师们的作画神采。这一次十几天的旅行，身心自由，留下了许多愉快的记忆。

## (一)

来巴黎，不能错过奥赛美术馆 (Musée d'Orsay)。

这是一家国立博物馆，位于塞纳河左岸，与卢浮宫隔河相望。博物馆的建筑曾为1900年万国博览会设计修建的火车站，闲置了近五十年后，于1986年改建成美术馆。馆里保留着的车站大钟依然注视着时代的变迁。馆内主要陈列着1848年至1914年间创作的法国艺术作品。除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油画名作外，近代雕塑也让人流连忘返。

巴黎的奥赛美术馆里除了米勒著名的《拾穗者》(1857)外，也在展出一幅法国画家布荷东 (Jules Breton) 的《拾穗者之归》(1859)。

这两幅画都是描述贫穷的村妇们在收割后的农田里拾麦穗的情景。而这一习俗来自旧约圣经：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们的神。”利未记 23:22

农场主们敬畏神的话语。然而两幅画中，如若仔细观察，可见各有一个监工出现：《拾穗者》画中的上右方有个人骑在马上，注视着拾穗的农妇。而《拾穗者归来》里的左边更显著的站着一位用手作喇叭的警察，催促农妇们赶紧收工。其实，那幅《拾穗者归来》的题目按法语的直译应该是《提醒拾荒者》(Le Rappel des glaneuses)。这是当地的又一规定，说是拾捡残余的麦穗，必须在日落前结束。你看，农场主们在遵守圣经的话语上打了折扣。

米勒的《拾穗者》当时受到达官贵人的抨击，因为画中的农妇面目熏黑，衣衫褴褛，在大丰收的背景衬托、对比之下，更显“低端”人的寒酸，展示了社会的阴暗面。而布荷东的《拾穗者归来》则因其整个画面透着晚霞温暖的色彩，选择的人物形象靓丽，农家女们看上去像是满载而归，充满了“正能量”。当时此画获得沙龙展一等奖，并被拿破仑三世买下收藏。

米勒的《拾穗者》在展出的四十年后才得到认可，

而今要比那《拾穗者归来》更广为人知，成为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幅经典画作。

## (二)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曾经尝到自由行的甜头，这次去欧洲度假，除起始和终点有计划安排意外，中间的一周只是租了辆车，其余的事都准备顺其自然了。

出了巴黎，驱车北上，驶向第二站：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既然是自驾出行，行程完全是按即时的心情决定了。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萌生了到法国乡下看看的念头。正好见到一个咖啡色的路标 (旅游景点) 指向 “Cambrai”，就下了高速。行驶在乡间的路上约三、五分钟，就见到了这个座落在乡村田野中间的小城。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自信的城门楼。城门前腾出一小块空地，那种春天里特有的嫩青色草坪被橙黄的沙土分割成整齐的块状，显露出优雅的小型法式庭院。草坪的左右两侧，各有用鲜花栽种出的英法两国的国旗图案。这让人感到十分好奇。

怀着对国旗花圃好奇的心，一边走在静静的街道上，一边蛮有兴趣地打量着这小城的建筑和当地人的生活。这城实在不大，从一端走到另一端也就是十分钟的光景。然而，那座隽美的圣母院教堂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走进这座起始于十二世纪重建于十七世纪的天主教堂，我们被里面的建筑艺术震撼。这可能是我们见过的同样规模教堂里最美的一座，特别是讲台的木雕工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了教堂，见到一间旅游信息中心 (没错，是介绍这座小城的)。介绍资料竟然使用法、英、德三种语言，说明这里接待着国外游客。读着介绍，方知我们来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最为著名的一场战役——康布雷战役 (The Battle of Cambrai) 的所在地。

历时十七天 (1917年11月20日至12月7日)，康布

雷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上的一次由英军于康布雷发动、德军反击的战斗。此战被认为是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使用装甲坦克的战役。英军凭着476辆先进的坦克，碾压冲过障碍重重、战史上有名的兴登堡防线 (The Hindenburg Line: 德国在一战中于法国东北部边境用俄国战俘修建的庞大防御系统)，令德军一度束手无策，节节败退。而英军的过失出现在进攻后其供给却没有赶上在德军增援到来之前到达，结果拉锯战在康布雷城南僵持不下。

一边读着介绍，一边浏览着这座小城，想象之中，似乎耳畔轰鸣着当年战场上坦克的隆隆声，眼前飘过炮火的硝烟。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仍有残忍的战争正在发生，平民百姓被无辜的卷入和伤害。

一个小时后，我们穿过那个叫作巴黎门 (Paris Gate) 的城楼，告别了这座意外造访的小城，怀着不同的心情重新上路，继续朝着布鲁塞尔驶去。

## (三)

“在未来，每个人都会有十五分钟的名成时间。”——安迪·沃荷 (美国艺术家)

在西方，好多墙壁被涂鸦。多数是用原色喷出超大的字母，拼出难懂的词语，有一种城市被污染的感觉。有的城市政府清理这些被涂鸦的墙壁，没过多久，又一片涂鸦问世，好像总有那么一些想出名15分钟的街头艺术家们。

我们从戴高乐机场乘轨道交通电车到巴黎市中心。一路上，车厢窗口闪过轨道两旁隔音墙壁上接连不断的涂鸦，这让人感到心情烦躁，也对这一本来高雅靓丽的大都市产生些期待上的失落。

接下来，旅行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荷兰的鹿特丹，对墙壁涂鸦有了认识上的转变。在那里，涂鸦已提升了可以进入街头壁画的艺术高堂。

比利时的连环画享誉世界，将连环画、漫画搬上街头还是布鲁塞尔市政府在九十年代初首次提出倡导的。一开始是在一些空白墙壁上绘制连环画。这些堪称经典的卡通人物已经不再隐藏在书本里，而是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既让艺术家们出了名，也装点了大街小巷。

在布鲁塞尔的一些墙画处，不时见到老师带着学生们参观，津津有味地介绍着漫画的典故和作者的艺术特征 (语言不通，我通过他们的表情和手势猜想的)。

到了荷兰的鹿特丹，看介绍中有墙画一条街，便加到了行走路线上。这一决定十分正确，我俩流连街头看墙画，心旷神怡。如果将荷兰的墙画与比利时的相比较，我觉得荷兰的更显得活泼、高超，这可能来源于荷兰绘画的优秀传统吧？

(图片见第B3版，本文<下>将于9月28日刊登)